

正說慈禧

「清」德齡 著 秦瘦鸥 译述

一个神秘女人的情感生活实录
一部铁腕女皇的血腥发迹历史
一幅五彩缤纷的宫廷生活画卷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K827.52
52

正說慈禧

清「德齡」著
秦瘦鵬譯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说慈禧/ (清) 德龄著; 秦瘦鸥译述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039 - 3190 - 1

I. 正… II. ①德……②秦… III. 西太后 (1835 ~ 1908) -
生平事迹 IV. 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4175 号

正说慈禧

著 者 清·德龄 秦瘦鸥译述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策 划 白 勇

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华审彩色印刷厂
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 × 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27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190 - 1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慈禧统治了中国近五十年，围绕她展开的晚清动荡历史，一直是社会各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，有关故事和文学作品广为流传。为了使读者对慈禧及有关史实能有全面了解，我们重印了这本《御香缥缈录：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》，并改名为《正说慈禧》。

作者清·德龄曾是慈禧身边深为得宠的女官。进宫前曾随任驻外使臣的父亲多年旅居英法等国，出宫后外嫁到美国。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及文化背景，使其对晚清宫闱生活有独特的了解。她的作品多辑录大政，遍采遗闻，对鲜为人知的宫廷生活作了一定程度的暴露，是了解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生活的通俗读物，既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，又颇有可读性。现在广为流传的清宫戏剧故事许多原是出自德龄笔下的作品。

《正说慈禧》是一部反映慈禧私生活的传记作品。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视角和亲身感受，讲述着名闻天下、权倾四海的皇太后以外的慈禧，归根结底依旧是肉骨凡胎的人，尤其是做为一个女人生活的真实故事。

全书精到细致地描绘了自古相习的宫廷礼仪；富丽奢华的宫廷服式；古朴典雅的宫廷音乐；精湛绝伦的艺工技巧；神奇自然的御用美容；精致考究的宫廷御膳；愚昧尴尬的宫中御医等雍容华丽的生活场景。生动再现了慈禧的性情、才智、容颜和精神风貌。剔除宫廷奢靡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因素，书中所展现的晚清宫闱文化，其含及的智慧才华和文化底蕴，仍不失为光彩照人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。书中所披露出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宫闱生活真相，为我们了解清末宫廷文化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。



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，书中许多观点显然是错误的。又由于德龄原系英文撰著，编译难免存在不足，为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原貌，校阅中我们仅对书中个别字词、标点做了订正，内容未作任何删动。本书原为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读物，经由秦瘦鸥先生译述，语言优美流畅。

前 序

容龄郡主

德龄郡主当年曾撰《清宫二年纪》一书，早已脍炙人口。后其在美时，闻有出版物流行，乃因远隔重洋，多未曾寓目，亦最大之憾事。去岁复见其新著《御香缥缈录》(Imperial Incense)，捧读一通，不啻慈禧后之野史。同胞姊妹，天各一方，得见此编不胜动雁序分飞之感。观其章法笔致，容龄固望尘莫及，有如游夏，不敢赞一词也。惟篇中所列，有一二事迹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俨若蜃楼海市，令人不可捉摸，良心所在，姑为证之：如谓慈禧后与荣禄一节，查慈禧后入宫，年始十六，彼时荣禄随任在外，尚是髫龄，彼此未尝覩面，恋爱从何说起？民国十年法国霞飞将军来华，容龄曾备招待之列，其赴津所乘花车，即书中所指之物，实则该车自造成后，慈禧后并未得乘坐一次。至谓宫中鞋匠等事，尤属子虚，查后用之履，向为各王妃命妇所进。回忆逊清时代，愚姊妹出入宫闱，侍后最久，惟吾姊出宫，在后薨以前，容龄离宫，在后薨而后，其中相距又三四载，凡禁内细微琐屑，似容龄知之较为详确，故不惜哓哓为主证明，以作吾姊搜集前朝遗事之一助。若论是编新奇热闹，只作小说看，为消闲释闷则可，若视为纪事，则半属镜花水月，虚而不实，且未免有伤忠厚。因忆及蔡元培先生《石头记索隐》详证董小宛事，道德文章，殊足使人钦佩。况容龄对于吾亲爱之手足，自不能已于言，倾诚而出也。知我罪我，其惟德姊。

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

关于原著者

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里，“德龄公主”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吧？她曾经写过许多英文的作品，并且其中有一两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经人翻译出版，而当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，她也曾在祖国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，甚至还在上海跟李时敏君、伍爱莲女士等演过几天英文戏，地点是博物院路时代的兰心大戏院，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宫秘史一类的剧本，由她自己扮演“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”——西太后。

其实不但照中国的习惯，已经覆亡的一朝所颁给的种种头衔都得一律作废，从来没有再公开使用的；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逊清一朝所取得的封号的话，也只应称为德龄郡主，因为她和她的妹妹容龄女士（封山寿郡主）都不是努尔哈赤的嫡裔，根本就没有晋封公主的可能，这一个错误是第一位译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铸下的，她只草草地译出了 Princess 这一个字，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主、郡主之分。其后德龄在上海演戏，广告里少不得要写她的大名，她也就落得“自高身份”的以公主自居了。

同时又因德龄原籍东三省（东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称为满洲人而不算在中国人以内的），后来又嫁了一个美国人，并且所发表的著作全是英文，所以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，已把她完全看成了一个外国人。其实她却是十足十足的中国人！她的大名“德龄”两字，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，所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清宫二年记》译本上，把她的署名随便译做“德菱”，甚至改排重印后犹未校正，委实是极可异的。

德龄女士的父亲裕庚公爵，是满清的一位贵族，曾经做过驻欧各国的钦差大臣，可算是一位前辈外交家。他在英法两国逗留的时期很久，



他的一家也随着他同客异域，所以德龄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都曾饱受西方教育——她的二哥勋龄是在法国读陆军的，长于摄影术；她的妹妹容龄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，嫁广东唐宝潮先生，七八年前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小说《香妃》。我在译述《御香缥缈录》和《瀛台泣血记》这两部书的时候，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，很得到勋龄先生和容龄女士的帮助。——及至回国以后，经慈禧太后的赏识，便把她们姊妹两位一起召进宫去，像女官又像小辈的抚养着。她们在官里大约住了两年光景，旋即离京南下（有人说她们是给西太后驱逐的，因为她们的母亲窃取了宫内的宝物，确否不可知）。她们在上海的交际场中也相当活跃，德龄便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中的副领事 Mr. T. C. White，由恋爱而结婚，后来 White 君的职位更调，他们便一起回到美国去，不久更因 White 君的改充新闻记者，德龄也就跟着开始了她的著作生活。她的作品除《瀛台泣血记》、《御香缥缈录》以及一本较旧的《清宫二年记》之外，尚有《The Gollen Phoenix》、《Kowtow》等六七部，都是以清末宫内的情形为题材的。平心静气地说：她的文字写得委实很流利，而她当年的宫廷生活更帮助她贮藏了不少珍贵的材料，虽不免偶尔也有歪曲事实，取悦读者的地方，尚不足为大病。

她和 White 君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子，取名 Thadeccs R. White，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，所以她在《御香缥缈录》的扉页上，曾题下“*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 deus Raynond White*”一句很伤心的献词。这个孩子去世后，她们夫妇俩的感情大受影响，甚至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离婚了。

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，她独自回中国来走了一次，此时《御香缥缈录》一书恰好在申报上连载完毕不久，我就凑她经过上海的时候，上华懋饭店去和她长谈了二三小时。那时候她已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半老妇人，衣饰当然全部洋化，见了人也尽可能地不讲中国话，在她心目中，美国已是她的祖国，中国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了。记得我在送她上沪平通车的一天，曾经很率直地向她建议，希望她以后如有著作，最好介绍一些中国的新事物，不要让欧美的读者永远只知道中国有一位 *Empress Dowager*。前年起美国朝野热烈倡导援华运动，我在报纸上似乎也看到德龄女士参加“中国之夜”及“一碗饭运动”的消息。或许我们这一位老朋友对于中国所持的观念已经改变了！



说也真巧，前年十月我到重庆，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约，加入时事新报，重度已间断达四年之久的夜生活，每夜自己发稿，与剪刀、红墨水为伴。隔不到几天，一个晚上，正当我在分发第三次中央社电讯稿的时候，忽见一标题：“德龄公主撞车身死。”仔细一看，原来我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被汽车所撞，医治无效，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。我便把这消息特地交给第一版编者，请他加个黑围框登出，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论新闻价值，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。

第二天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和我见面时，都特别提到这件事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和德龄过去的友谊，想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她的生平，后来我就写了一篇东西，给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发表，内容和上文大致相同，因为我对她的认识也不过如是而已。

秦瘦鸥

一九四六年元旦

目 录



- 第一章 遍地金沙 / 1
- 第二章 太后下诏备火车 / 4
- 第三章 火夫与司机之幸运 / 9
- 第四章 铁路官员 / 14
- 第五章 随驾大臣 / 18
- 第六章 鸾舆 / 25
- 第七章 接驾 / 31
- 第八章 御衣库 / 37
- 第九章 御膳房 / 43
- 第十章 光绪帝 / 52
- 第十一章 女官和宫女 / 58
- 第十二章 列车上之小朝廷 / 66
- 第十三章 途中 / 75
- 第十四章 袁世凯 / 84
- 第十五章 田野之欣赏 / 94
- 第十六章 老佛爷安抵故乡 / 103
- 第十七章 盛京之宫院 / 114
- 第十八章 列朝帝王之遗物 / 124
- 第十九章 狐仙塔 / 135
- 第二十章 射圃 / 141
- 第二十一章 舐犊情深 / 151



- 第二十二章 黎国别部 / 160
第二十三章 回程 / 166
第二十四章 桑叶的奇迹 / 175
第二十五章 各业艺工 / 182
第二十六章 御犬廐 / 199
第二十七章 内府浮华 / 206
第二十八章 湖上浮宫 / 214
第二十九章 御医 / 222
第三十章 仁爱与公正 / 236
第三十一章 朝荷迎日 / 242
第三十二章 太后的梳妆台 / 249
第三十三章 上苑奇葩 / 263
第三十四章 玉体横陈 / 270
第三十五章 异兆 / 277

第一章

遍地金沙



春天，桃花像争妍斗胜地在北平城内城外，到处开放着；一阵风过，落花满地，仿佛是铺上了一条绯色的地毯一样；空气中，随时可以闻着一股浓烈的香味。

某一条街上，遍地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，大队的人马，浩浩荡荡地在前进。行列极整齐而严肃，除掉人马在沙地上践踏，发出轻碎的沙沙声以外，旁的便听不见什么了。

许多盛装华服的人，跨着马，戴着貂尾做装饰的朝帽，组成了一队光辉灿烂的队伍。他们座下的马都是最好的蒙古种，光滑的毛片，长而整齐的鬃毛，时时发出耀眼的光来。马鞍上都镶着珍贵的珠宝，脚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装饰，平均每一匹马的身上，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颜色，几百匹聚在一起，再加上了阳光的照映，便蔚成云锦似的奇观了！

在这些马所踢起来的灰尘的后面，相距约一二十步，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般光彩的大轿。轿子的两边，画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金龙。抬轿的是十六名太监。在这座轿子的里面，像庙宇里所塑的神道一般，端然不动地坐着的，便是当时的皇太后慈禧，中国四万万人民的主宰。

在这座鸾舆的后面，还有六乘全部漆着红色的大轿，每一乘大轿，有八个太监抬着。这就是侍从女官们所乘坐的，我和我的妹妹容龄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整齐的行列，在一重极度肃静的空气里前进着，人和马都难得有声



音发出来，偶然可以听到格拉格拉的几响，那是笨重的轿杠，在轿夫的肩膀上转动的声音。除此以外，就只那个天下闻名的大太监李莲英，不时在前后左右走动，用一种虽低而极凶暴的声音，向队伍中的人呼叱着。因为这些仪仗，这些行列，事前都是由他一个人费了许多时候布置下的，所以大家都得服从这个可怕的魔鬼的命令。

从颐和园的大门起，一直到热河行宫的大门止，在这一条几百里长的官道上，遍地是铺着金色的潮湿的黄沙。寻常的百姓们，不但不准走上这一条御道来。就是站在较远的地方，瞭望銮驾在这里经过，也是要立斩不赦的，所以从来也没有人敢大胆违犯过。

行行重行行，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，渐渐地折入苍绿色的山谷中去了。我们暗暗在猜测太后这时候心头上所怀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想？伊离开热河差不多已经有整整的五十年头了。那个地方，可算是伊的发祥之地。那时，伊还是一个极美丽，极年轻的女人，伊在宫内的地位，却只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宠妃。因为咸丰突然死了，便顿时勾起了朝中两位权臣的阴谋，他们想把伊那年幼的儿子——同治——黜废为庶民，劫夺下他的皇位来。

虽然伊那时候对于朝中的一切情形，还是不很熟悉，伊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，但是环境逼迫伊，使伊不得不用一种极巧妙的策略，去对付那两个阴谋家——载垣和肃顺。后来，伊就怀着满腔的忧虑，把伊的儿子抢出了虎口，就在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上，从热河逃回了北平。当时在路上保护伊的便是荣禄。在慈禧没有给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，荣禄就是伊的情人，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地做伊的忠仆。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，却就此很沉痛地牺牲了。

到如今，差不多已过了半世纪了，伊自己也已经给人家尊为皇太后了；荣禄是死了，伊所爱着的儿子——同治，也早已不在了。所剩的只是一个最好滑的李莲英，依旧伴着伊，从这同一条道路上，再到伊的发祥地——热河去。

离开紫禁城——那个充满着野心的地方——一步一步地远了，皇太后的一大队人马，不住的在这条黄沙路上前进着；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马的踪迹，已像过眼烟云一般的不可再见了。

前进，前进，越过了那些绿色的山头，偶然在几处预先布置好的庙宇里歇息一会，接着，又继续前进。这一队美丽的行列，终于是在热河



行宫前的那片大空地上扎下了。这里的一切，都是静止得像死的一样！

这些宫殿的屋面上，虽也同样的铺着黄色的瓦片，梁上和柱上，也满绘着麒麟龙凤之类，但是这些工程，看起来终不如北京禁城里的宫殿或颐和园里的宫殿那样的精致；想必是这里的土工们的技巧，确有不如下北京那边的工匠的地方。

成群的女官、太监和宫女，默然无声地随在太后的后面，很迅捷地走着。太后的行走，本来原很轻快的，此时，伊似乎急着要回到从前的境界中去，因此在这些冷落的宫殿里，穿来穿去的走得仿佛更快了。伊把以前伊做一个年轻的皇妃时候所到过的地方，几乎全走遍了。

后来，又到了一所空闭着的宫殿上，伊忽然用极低的声音，独自感叹起来。我因为紧随在伊的肩后的缘故，可以很不费力的听伊说道：

“这一个宝座，就是我们的儿子在行加冕礼时所坐的！我们至今好像还可以看见他坐在那里。——景象是跟昨天一样——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贵的服饰。”

伊的感叹是这样的静穆，而伊的思潮却受了这个可以纪念的加冕礼的冲动，不住的在起伏。当这个加冕礼举行的时候，也就是伊三度摄政的起点。这种种情形，简直是同昨天一样。而伊现在所站的地方，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！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伊的婴儿在这上面行加冕礼的那个宝座，好久不作一声，也不回头来看伊身后排列着的一行随行。伊只低下了头，拂过了第一个女官，以至于最后的一个小太监，又穿往别的殿上去了。

伊又指着另一座宫殿告诉我们，这是咸丰死后停灵之所，伊说得非常的真切，我们仿佛看见有一个已死的咸丰，躺在伊所指着的方，而他所丢下来的一副千金重担，只得让他的娇弱的爱妃给他担住了——就是现在这个温和的老妇人。

在没有到这里来以前，太后已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伊自己的历史；现在，伊就把当日最繁华，最幸福的几段事情所发生的地点，一一指点给我认识。这对于伊是多么伤心啊！但是当我们后来离开了热河行宫，回到北京，走进了颐和园的大门之后，这些悲痛的陈迹，便绝不费事地掷出了我们的脑神经外去了，犹如翻过了一页历史一样；而从此，这一部分的历史便永远不再有人去翻看了！

第二章

太后下诏备火车



近来太后的脾气似乎已变得很欢喜动的样子。我想，也许伊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热河之行的影响。在没有到热河去之前，伊的足迹所至，总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两个地方。虽然在庚子拳匪之乱的时候，伊曾经到西安去过一次，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难，当然不能算是出游。这几十年来，可真把伊关闭得闷透了，而宫中的那些朝参大典，以及每天和伊的臣下们集议军国大事的早朝，也不免使伊觉得有些厌倦了。且不管伊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，总之，伊是很热烈地在希望过一些不同的生活。我又想我平时对于我自己的种族——满洲人，所加的种种神秘的猜测，或许也是使伊打算出游的动机之一。因此，后来很有人在议论我——虽然并不曾明白的指定——是撺掇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。但是依事实而论，自从我们满洲人的祖先在西历一六四四年入关以来，满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进来，很少再回去的，所以也无怪我和我的妹妹对于我们自己的本乡，都是这样的怀念着，稀罕着了。

后来，皇太后是决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，顺便还想看看东陵的那些古宫。当然，伊的主意一经决定之后，便等于是已经实行的一样了，立刻就有电报打到奉天去，知照那里的人，准备一切。虽然那边的宫院也像热河行宫一般的常年有人看守着，可是在太后未启程以前，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许多人去，目的是要把那几座久已空闭着的宫殿，点缀得像紫禁城和颐和园一般的华贵舒适。



但是从北京到奉天的路程，委实是太遥远了一些，连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鸾舆去了。而且伊恰巧已从外国铁路公司那里买来了一列“御用列车”，虽然伊已花了一笔惊人的巨款，——这并不是铁路公司的人欺骗伊，实在因为经手的人都要钱，一层一层的加起来，到最后，它的总数竟足供一个较小的国家的全年的开支了。其中，李莲英当然也有份，谁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的银子。——但是伊却还不曾使用过一次咧！伊时常在怀疑：坐火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滋味，所以这一次，决意要想试一试了。伊实在是难得离开北京城的，借这个上奉天去的机会，伊想看看伊自己所统治着的土地；也许伊还想见到几个平民，不过这一点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寻常的平民，照例是不准见伊的，于是伊也就不能见他们了。每逢圣驾出巡的时候，不但大道上不许有什么闲人逗留，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，也必被驱逐净尽。然而据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，每当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经过时，两旁的居民们无有不在家里挖开了纸窗，从一个一个小孔里偷看着的；只是因为皇太后们所乘坐的鸾舆，以及女官们所乘坐的红色大轿，都是遮得密不通风的缘故，他们虽在窗孔里偷看，却并不能看见我们的一手一足。我有时往往欢喜把我的轿帘拉开一些，以便瞧瞧外面的景致，但是也不敢拉得太开，使外面的人能够看见我，因为我要如这样不拘礼的话，旁人就要大加指摘了。

圣驾东行的旨意虽然是已经决定了，但是在启行之前，尽有许多事情须得准备咧！第一步必须让太后下一条正式的上谕，指定伊的专车将于何日自北京开往奉天。同时，还得添制一条新的法律，就是凡当太后的专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，全路的无论哪一段，都不准再有旁的车辆移动，违者处以极刑。当然，这一次京奉铁路上的长官，都不免被派为基本扈从人员了。此外，太后又得随意挑出几个重要的廷臣来同行。至于其他的一切筹备工作，便由我和大将军庆善负责处理，这里也不及细写。

筹备工作一开始，铁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来了。因为据我们的估计，要装载全部的官员、太监、宫女，以及各种用具、材料等等，这一列御专车，就非得挂上十六辆车不办。同时又因为这些车辆在购到以后，还从不曾行驶过，为慎重起见，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检查，这一部分的工作，居然是很迅速地办妥了。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辆车子完全改漆



代表皇族的黄色。能够保持本来的面目的，只有那一辆机关车。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这一点的话，伊是决不肯让这辆机关车不换颜色的。

这是多么可惜啊！我们竟不能有一辆黄色的机关车，拖着我们在中华的原野里往来驰骋，使我至今还觉得不胜抱憾！

皇太后虽然是决意要出京了，但是还得照例的让朝中的各位大臣对于这件事发表一些意见。每逢有什么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伊总是要征询他们一番的。不过，据我所知道，事实上伊对于廷臣所贡献给伊的意见，却往往是非常的漠视；尤其是那些和伊自己的意见相左的话，那是更不愿意听了！这一次伊为着要服从习惯，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谕，可是这上谕下去之后，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乱起来了，奏章像雪片似的送进来。他们的大意，都不外乎下面这几句话：

“伏念中国自尧舜以来，历朝帝主，未闻有轻以万乘之尊，托诸于彼风驰电闪，险象环生之火车者；况我皇太后春秋已高，尤宜珍摄，以慰兆民之望。……即朝中各事，亦端赖圣意裁决，不可一日废弛。故臣等诚望我皇太后勿为夷人之妖言所惑，罢东幸之行。实为至善！”

这里所谓“夷人之妖言”，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。

在我们准备起程的二十天之内，差不多每天总有这种奏章送进来，可是皇太后却一概置之不理，随手撕成片片，丢满了一地。这也是伊的习惯，每逢见到有什么跟伊自己的意见相反的奏章，伊总是这样撕掉的！伊还很着恼地说道：

“因为从前的皇帝没有坐过火车，现在我们就不能坐吗？要是那时候已有火车的话，他们怕不早就坐了！而且就是有什么危险，我们也不怕！我们所经过的险事，还能说少吗？尤其可恼的，这些奴才们竟敢说我是老了！”

然而伊其实的确是老了！那时候，伊的年龄已快近七十岁了。伊的面部，伊的手指，也和寻常的老年的女人一样地显露着老的象征了；可是倘有人直言无讳的说伊是老了，伊就不免要非常着恼，认为是重大的侮辱。

“……再者，他们也不该说，”伊继续的自语着，伊的怒火是逐渐的升高了，“因为这里有些事情要办，我们就不能离开北京！难道说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人走到哪里，整个的朝廷，便跟随到哪里，所有的事情，不是依旧可以办吗？像庚子那年拳乱的时候，我们往西安一走，洋